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清波雜志 御製詩 卷一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錢中鎰

御製題明人影宋鈔清波雜志

逸史犁然志紹熙久無傳本此稱奇唐鈎晉蹟隔一間明影宋刊非兩歧昔人謂雙鈎下真蹟一等如唐臨晉帖之類影宋鈔亦然世道人心斯繫矣南遷北伐早卑之此書雖雜志古今事蹟而於高宗南遷臨安建都特詳於題宋中興聖政草詩已論之茲不復贅清波門外西湖水洗盡當年詠墓辭

乾隆甲午冬日

御製詩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清波雜志　小說家類一　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清波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宋周輝撰輝字昭禮邦彥之子厲鶚宋詩紀事附載馬曰琯之言曰舊本清波雜志有張貴謨序書中輝俱作煇應從之按是編為影宋精本書中俱作煇張貴謨序亦存恐曰琯所見者

或轉是訛本煇自題曰淮海人而兩浙名賢錄載之書中有祖居錢塘後洋街語則煇實自浙遷淮也是書之末有張訢陳晦楊寅張巖龔頤正徐似道等七跋皆同時人似道稱煇為處士然煇曾試宏詞奏名見之書中或當時未就官耶別志又自稱嘗至金國益不可解或隨出使者行也清波為杭州城門之名紹興中煇寓其地因以名書所記

皆宋人雜事方回桐江續集力詆其尊王安石之非考書中稱煇之曾祖與安石為中表蓋親串之閒不無回護猶之王明清揮麈諸錄曲為曾布解耳知其私意所在則可以此盡廢其書則又門户之見矣是書原本十二卷商維濬稗海作三卷蓋明人刊本多好合併刪削不足為異諸跋並稱二志惟龔頤正跋作三志考宋人著書率以前後別續新分

為五集則別志之前似乎當有後志然別志中但稱前志不及後志嘉靖戊申姚舜牧跋亦但稱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則自明以來惟此兩集或頗正跋三字誤歟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清波雜志序

余故人周昭禮嗜學攻於文當世名公卿多折節下之余與昭禮定交今不翅二十年矣每一別再見喜其論議益該洽文益工今老矣而志益壯一日示余以所撰清波雜志十有二卷紀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雖尋常細事多有益風教及可補野史所闕遺者蓋昭禮家蔵故書幾萬卷平時父子自相師友其學問源委蓋不同如此今寓居中都清波門之南故因以名其集云紹熙

癸丑春古括張貴謨序

清波雜志題識

煇早侍先生長者與聆前言往行有可傳者歲晚遺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筆之非曰著述長夏無所用心賢於博奕云爾時居都下清波門目為清波雜志紹熙壬子六月淮海周煇識

清波雜志卷一

宋 周煇 撰

高宗緜康邸使北庭開大元帥府於相州繼登寶位再造王室一時覇府攀附自汪丞相伯彥而次建炎初詔省記事跡成書來上付之史館其間所紀符瑞如氷洋復凝紅光如火雲覆華蓋其類不一獨諸路文書申帥府或曰康王或曰靖王有解坼靖康二字乃立十二月

而立康王祥契昭灼如此時識者謂本朝無親王將兵在外故事忽付火元帥之柄於皇弟蓋本天意云

高宗初被命渡河隨軍一裨將某善人倫密云同列曰大王神觀甚佳此行必成大事舍人觀察亦保終吉但資政氣貌甚惡禍只在旦夕資政謂王雲也時以資政殿學士輔行行至磁州果被害于應王廟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則時參謀議於幕府

神宗初出閤封潁川郡王既即位陞潁州為節鎮久之

覺其非遂以許州為潁昌府人比之芳洲生杜若吏部侍郎張舜民爾嘗考神宗嘉祐九年授忠武軍節度使封淮陽郡王治平元年封潁王三年立為皇太子初不曾封潁川郡王政和間工部侍郎劉嗣明奏恭惟神宗皇帝自忠武軍節度使潁王益大位其忠武軍止緣遥領節制已陞為潁昌府有潁川係受封興王之地伏望崇建府號遂以潁州為潁川府依舊順昌軍額悉符前說

五代時有僧某卓庵道邊鬻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黃龍食所鬻蒿苣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蒿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鬻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為道者院則壽聖皇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

高宗自相州提兵渡河初程宿頓問地名以新興店對幕府進言大王治兵復仇行紹大統而初宿新興天意若曰宋室中興其命維新且以太平興國中宋捷之語為證紹興辛巳視師江上至無錫幸惠山酌泉泉上有汲桶桶間書吳安二字吳安閭隸姓名也侍衛者偶見之皆喜謂吳地可安或云亦嘗達於聖聽頃得此說於惠山主僧法暉普安等名雖不同其為佳讖則一也高宗踐阼之初躬行儉德風動四方一日語宰執曰朕

性不喜與婦人久處早晚食只麪飯炊餅煎肉而已食罷多在殿旁小閣垂簾獨坐設一白木桌置筆硯並無長物又嘗詔有司毀棄螺填倚卓等物謂螺填淫巧之物不可留仍舉向自相州渡大河荒野中寒甚燒柴借半破甕盂温湯泡飯茅簷下與汪伯彥同食今不敢忘

紹興間復紆奎畫以記損齋損之又損終始如一宜乎去華崇實還淳返朴開中興而濟斯民也

紹興二年修建康府行宮以圖進呈被旨可只如州治

修蓋一殿之費雖未為過而廊廡亦當相稱則土木之
侈傷財害民何所不至象箸之漸不可不戒由是制度
簡儉不彫不斲得夏禹卑宮室之意
朱弁新安人建炎戊申歲副王倫使金被留館於雲中
紹興壬子歲王先得還至紹興癸亥約和已定朱方南
歸嘗著曲洧舊聞云仁宗時最先言皇嗣者明州鄞縣
尉不記其姓名閱歲久之又經此喪亂史家亦不復載
為可惜煇紹興間得婁寅亮奏劄曰先正有言太祖舍

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聖選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說詒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已憂勤備嘗艱險春秋鄧威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繫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後寂寥無

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臣恐祀豐于昵仰違天鑒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強敵所以未有悔禍之意元元未有息肩之時也欲望陛下於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副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臣本書生叨擢科第白首選調垂二十年今將告歸不敢終默位卑言高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婁初不知其出處近聞乃温州人字陟明擢政和二年進士乙科曾任察官屬鄉邦大浸父子皆沒於水或云論事之疏不止於此

高宗即位於南京肆赦文有兩本首尾皆同如道君發德音而罪已退辟履位之尊乾龍以震長繼天首正誤國之罪悉捐金幣分割膏腴思愛惜於兩朝忍輕加於一矢生靈受賜夷夏聞風方結衷言既驅車而北渡未寒口血復擁衆以南侵慨黔壑之無厭昧蜂蠆之有毒

廷臣之策敵使詭和欵貔虎以退師致金湯之失險肆
今敵騎薦食都畿等語與今所傳本異蓋時有忌器之
嫌也皆太常少卿滕康行滕後簽書樞密院南京人
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暨講讀官講禮記讀寶訓顧臨
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
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
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讀畢宰臣吕大
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

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閤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

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廷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逐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

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上甚然之列聖家法之盛大臣啓迪之忠皆可書而誦也

元祐大婚呂正獻公當國執議不用樂宣仁云尋常人家娶箇新婦尚點幾箇樂人如何官家却不得用欽聖云更休與他懣宰執理會但自安排着遂令教坊鈞容伏宣德門裏皇后乘翟車甫入兩部鬧門衆樂具舉久

之伶官輦出賞物語人曰不可似得這箇科第相公却不教用實録具書納后典禮但言婚禮不賀不及用樂一節王彦霖繫年録載六禮特詳亦不書此

宰臣呂大防等言昨奉聖旨宣諭皇帝納后有期已令入内侍省檢舉施行者伏以塗山啓夏渭涘興周予娶度土之辰親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適契亨期將開前寢之模宜謹曲臺之議恭惟皇帝陛下天錫仁孝日新光明躬親萬幾雖稟東朝之訓表帥九御尚虚中壹之

尊伊欲迓于家邦必先正其服位太皇太后陛下念宗祊之奉篤風教之先歷詢慶門咨求淑媛將協定祥之兆當陳備物之嚴嘉命惟行體二儀之判合舊章可舉在六禮之親成自納采至於告期縣命使訖乎上禮車服有等幣贄有常古今相沿方冊具載臣等不勝大願伏望誕頒明詔豫敕奉常考沿革於前王參節文於通禮制為成式付在有司衮冕黻圭益重謹昏之義金根駟馬悉全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賢之配

聖善承億載流化萬方凡在懷生率同大慶太皇亦降
答詔前輩謂元祐納后禮制視天聖景祐討論特為詳
備天祐皇家母儀得昭慈之賢其後撥亂返正翊戴中
興之主功參十亂茲謹具著焉
國朝配享功臣於太廟横街南東西相向設位太祖室
趙普曹彬太宗室薛居正石熙載真宗室李沆王旦李
繼隆仁宗室王曾吕夷簡英宗室韓琦曾公亮神宗室
富弼曹偉哲宗室司馬光徽宗室韓忠彦高宗室吕頤

浩趙鼎韓世忠張俊視祖宗文武臣各用二人侑食蓋中興將相勳烈之盛不得而遺也

天聖初元内出聖祖神化金寶牌令景靈宮分於在京宮觀寺院及外州名山聖跡之處牌長三尺許厚寸餘文十二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背文五曰永鎮福地勑其周郭隱應虬龍花飾之狀精彩煥燿封以絳囊盛以漆匣或云用王居正藥金所製凡不經兵革州郡皆寶藏之煇嘗見於上饒天慶觀蓋留龍虎山

頃見唐人官告印文細如絲髮本朝印文麤厚漫泐遲速雖係官府事之繁簡舊傳唯三司開封為省府事最繁劇所用印歲一易今學士院印乃景德年鑄在京百司所用無如此久者

舊制凡罷官三月不赴部選集者有罰煇見耆舊云承平時州縣多闕官得替還鄉未及息肩已竭蹙入京授見次即趣赴上一季半年已為遠闕到國門即入朝集院支俸差剩員破官馬事事安便與今異矣政宣間掌

朝廷書詔者朝士常十數人主文盟者集衆長而成篇靖康垂簾告天下手書出太常少卿汪藻筆紹興間婉容劉氏進位貴妃亦特命監察御史王綸草制或云時宰與王同里欲其靣賜金故臨期特畀權內制

蘇東坡言少時與父并弟同讀富韓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為計非為北朝計也三人皆歎其言明白切中事機老蘇謂二

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蘇笑以為然煇觀三國志顧雍傳孫權時沿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又讀通鑑唐武德五年突厥犯邊鄭元璹詣闕利說之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好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仲積

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遽開元六年吐蕃求和忠王友皇甫惟明求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明皇未然惟明力言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乃許其和蓋皆祖述嚴安之言也後東坡載其說於鄭公神道碑之首張文定公當仁廟時論人臣勸用兵亦有事成身榮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之語選人改秩今當員多闕少時須次動六七年咸云考無

玷闕方幸寸進戛戛乎難哉近制改京官歲有定額且減薦數有憑籍者亦不待求而得之每患艱得職司若止許用職司一員庶俾孤寒均得應格昔有胡宗英者該磨勘引見日仁宗驚其年少舉官踰三倍閱其家狀父宿見任翰林學士乃歎曰寒畯安得不沉滯遂降旨止與循資熙寧間一選人以貴援得京官削十三紙引見日神宗云有舉狀一十三紙者是甚人特與改次等官於是權勢聳然幕職州縣官以薦改京官者其數如格

則移刑寺問舉者無罪故乃得磨勘而注籍以待引見至引見又移問如初有罪故而不足於數者輒罷去考功郎趙屿請勿再移問從之仁人之言也屿乃清獻公之子

國家慶壽典禮千古未聞錫類施澤下逮士庶婦人高年亦如版授誠不世之恩也然增加年甲僞冒寖出向來臺臣固已論列而嚴保任之制近見一文士作溫陽老人對切中此獎其辭曰溫陽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

二十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典有采樵者進而問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壽宮奉玉巵上千萬歲壽肆大號加恩區內無問於已仕未仕之父母弟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何為而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期頤若為而未及對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事身不具毛褐不知氷綃霧穀之為麗服也口不厭藜藿

不知熊蹯豹胎之為珍羞也目不覩靡曼之色而蓬頭齞脣之與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嶢歌牧嘯之為樂今吾雖閱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若以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為未及又何敢冒其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數求以應詔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謂以一而當二者也其學甯越之徒歟吾儕小人不敢求其比樵者笑而退煇既得其說竊惟主上孝奉三官

十年一講盛禮鴻思錫類方興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
華之庶幾名器增重不致冒濫人得以為榮

清波雜志卷一

清波雜志卷二

宋 周輝 撰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高宗即位赦書一應蔡京童貫王黼朱勔李彦王師成譚稹及其子孫皆誤國害民之人見流竄者更不收叙二日降手詔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毀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別差官摭實刊脩播告天下其蔡卞

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用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議者謂中興新政孰先於此抑推原禍亂之自云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牓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親厚者乘間叩之黼曰無他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識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致位太傅楚國公且許服紫花袍增益騶導并張青羅蓋塗金從物略與親王等寵過埒於京及夫事變適開

封尹聶山有宿怨遣武吏追躡戕於雍丘輔固村民家取其首以獻以遇盜聞議者惜不與童貫蔡明正典刑顧乃回枉如此同時蔡攸翁亦賜死翁聞命曰誤國如此死有餘辜又何憾焉乃飲藥而攸猶豫不能決左右授以繩攸乃自縊而死或以靖康刑戮為疑識者云祖宗特不誅大臣爾若首禍賊黨罪惡顯著在天之靈當亦不赦也

五十年前有通右府書稱樞密太尉蓋舊制文臣為樞

密使皆帶檢校太尉東坡賀文潞公正任兵府書亦有太尉之稱官稱隨時改易不可一槩論元豐前樞密院奏薦子弟皆補班行

京城士庶舊通用青涼傘大中祥符五年唯許親王用之餘並禁止六年始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繖出入近時臣僚建議士庶用皁繖者不聞施行政和間亦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暖轎武臣任主兵差遣緣邊安撫官走馬承受並不得乘轎亦紹聖之制

蒲宗孟左丞因奏書請官屬賞神宗曰所修書謬無賞宗孟又引例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右丞王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恐不預上為之笑賜帛乃得請卒然一言而當於理

諸疑獄當奏而不奏科罪如法不當奏輒奏者勿坐此法既行全活多矣元豐詔大理慎鞫獄事多上所付大理卿韓晉卿獨持平覈實無所觀望人以不冤神宗知其材凡獄難明及事繫權貴者悉以委晉卿天下大辟

請讞執政或以為煩將劾不應讞者晉卿曰聽斷求生朝廷之心也今讞而獲戾讞不至矣議者或引唐覆奏令欲令天下庶獄悉從奏決晉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矜者上請此祖宗制也今四海萬里一欲械繫待朝命恐罪人之死於獄多于伏辜者朝廷皆從之韓密州安丘人

舊制沙門島黥卒溢額取一人投於海殊失朝廷寬貸之意乞後溢額逐年深至配所不作過者移州神宗深

然之著為定制乃馬默知登州日建明也凡天下疑獄並具本末奏取勑裁此說既行凡有奏疑未嘗不免迫元豐八年詔自今天下州軍勘到彊盜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條正與前說相反

馬子約之父知登州乞以流海島溢額之卒移本州牢城以廣好生之德從之馬夢有告之者爾本無子且無壽上帝以爾請貸罪人賜一子且益壽云

舊立扁牓必系以亭堂齋閣之名今或略去嘗見黃岡所刻東坡墨蹟一帖云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有一書齋名思無邪若欲省文去下一齋字何不可者蓋亦隨時所尚爾

自昔人士皆著帽後取便於戎服紹興丙子魏畋肅道弼貳大政一日造朝預備衫帽朝退服以入堂蓋已得請矣一時驟更衣制力或未辦乃權宜以涼衫為禮習以為常乾道閒王日嚴內相申請謂環一堂而圍座色

皆淺素極可惜乞仍存紫衫至今四十年不改前此仕
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今非跨馬及弔慰不敢用
士大夫於馬上披涼衫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羅障蔽
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帷帽之制也籠餅蒸餅之屬食
必去皮皆為北地風埃設舊見說汴都細車前列數人
持水罐子旋洒路過車以免埃壒蓬勃江南堦衢皆甃
以磚與北方不侔
容有言表章所用字有合回互處若危亂傾覆之類通

朝士書如罪出憂去甚至以申謝為叙謝初以為過及見元祐一小說言蘇明允作權書歐陽公大奇之為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于朝哲宗嘗書鄭谷雪詩於扇亂飄僧舍茶煙濕改亂飄為輕飄

房次律為永禪師白樂天海中山本朝陳文惠南庵歐陽公神清洞韓魏公紫府真人富韓公崑崙真人蘇東坡戒和尚王平甫靈芝宮近時所傳尤衆第欲印證今古名輩皆自仙佛中去來然其說類得於夢寐渺茫中

恐止可為篇什裝點之助

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曰我決不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焚香寫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以卜之寫畢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蹟初歸梁師成後入禁中煇在建康於老尼處得東坡元祐間綾帕子上所書薄命佳人詩末兩句全用草聖筆勢尤超逸尼時年八十餘矣又於呂公經甫少卿家所書傷春詞虞部文甫少卿父也二墨

蹟屢經兵火而尚存誠宜珍祕呂乃申公之後紹興辛酉煇隨侍之鄱陽至南康揚瀾左蠡失舟老幼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俟易舟信步至山椒一寺軒名重湖梁間一木牌老僧指似是乃蘇內翰留題登榻觀之即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疎秋風斥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得歸無詩也漫漫尚可讀僧云以所處深險人跡不到故留至今然律詩而用兩韻叩於能詩者曰詩格不一如李誠之

送唐子方亦兩押山難字韻政不必拘也而坡岐亭詩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韻或云無此格韓退之有雜詩一篇二十六句押六韻

煇平生四汎大江備嘗艱險共載生死係於浮沉之間每過龍祠薰爐瀝觴唯謹無屋宇但植一竿亦致寞幣於中流至小孤山謁廟見幡脚及花瓶中小青蛇盤結舉首蜿蜒者甚衆祝者云神今日在廟歆享而然歸舟夜夢入廟如儀且占祝文既覺但記浩若川流儻不

葵於魚腹赫然廟貌尚可薦於豕蹄一聯耳

男子施敬於婦女男一拜婦答兩拜名曰夾拜古禮也今則不然古之男女皆跪詩曰長跪問故夫或問婦跪如何嘗聞海上之國僧尼婦人皆作男子拜拜尚不以為異則跪宜有之

向在建康於鄰人狄似處見其五世祖武襄公收儂智高時所帶銅面具及所佩牌上刻真武像世言武襄乃真武神也又出使相判陳州吉日皆五色金花綾紙十

七張黃錦褾袋犀軸紫絲網皆備後於友人歐陽脩處得其遠祖文忠公自初進擢至贈謚綸告一無遺者可謂故物不悞鄭公之芳兩家其能終保存耶

武襄赴陳州不懌語所親曰青此行必死問其然曰陳州出一梨子號青沙爛今去本州青必爛死一時雖笑之未幾果卒初實戲談適會其死耳似云初無此說好事者為之或云當時狄為都人指目故為是無稽之言以為笑端判陳州竟因疑似黜寧改元青子諮入對上

問青征南有遺書否乃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上乃自為文遣使即其第祭之其文具載實録

信安孟王仁仲酷嗜法書名畫且能別真贋帥建康日知先人素從後湖蘇養直徵君游託移書求仇池故硯蘇答云抄掠之餘所存百骸九竅耳平生長物豈復一毫況仇池之尤物乎公殆索我於昔之隱几者也孟見之笑曰只是不肯見畀爾後數年黃山谷甥洪仲本託先人以一畫致于孟乃枯枿上一鷹實山房李公擇向

書故物補破處龍眠筆題作鍾隱米元章畫史云李後主號鍾山隱居疑後主筆也而名畫録自有鍾隱南唐人未知孰是或謂古畫必有對後聞併歸於孟氏鍾隱天台人隱於鍾山遂為姓名李方叔為趙德麟品德隅齋畫備書其藝之妙

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擣匕首至卧内者乃夏人所遣也公語之汝取我首去其人曰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明日公不治此事俄有守陴者以元帶來

納留之或曰初不治此事為得體卒受其帶則墮奸人計中矣公嘆非所及元豐間亦有守邊者一夕失城門鎖亦不究治但亟令易而入之繼有得元鎖來歸者乃曰初不失也使持往合關鍵蹉跌不相入較以納帶似得之豈大賢千慮未免一失乎延安刺客乃張元所遣元本華陰布衣使氣自負嘗再以詩干魏公公不納遂投西夏而用事迨王師失律于好水川元題詩于界上僧寺云夏竦何曾聳韓琦未是奇滿川龍虎鬬猶自說

兵機其不遜如此熊子服著九朝通略於康定元年書華州進士張源逃入元昊界詒賜其家錢米以反間之却用此源字

嘉祐中修睦親宅神御殿歐陽文忠公言祖宗廟貌非人臣私家所宜有罷之宣和間朱勔在蘇州即私室建神御殿奉御容其中監司郡邑吏每朔望皆拜庭下熙寧間宗室魯王等亦建神御于本宮議臣謂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廟不設于私家今宗室有祖宗神御非所以

明尊卑崇正統也宜一切廢罷從之近屬王宮尚有法禁小臣私室豈應得為

徽宗召天下道術之士海陵徐神翁亦至神翁好寫字與人多驗蔡京得東明二字皆謂東明乃向日之方可卜富貴未艾後京貶死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比之六賊獨免誅戮或謂以其當軸時建居養安濟漏澤貧有養病有醫死有葬陰德及物所致其然乎當是時有司觀望奉行失當於居養安濟皆給衣被器用專催乳

母及女使之類資給過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致侵擾
行戶宣和初復詔裁立中制未幾遂廢
京之卒適潭守乃其仇數日不得殮隨行使臣輩棄葬
於漏澤園人謂得其報此說止見於靖康禍胎記宣和
間京師染色有名太師青者迫京之殮無棺木乃以青
布條裹屍葬其識也
京在相位偶在告未出有某氏先在兩家各生一子後
二子入從爭欲迎母歸養未知適從事至朝廷執政無

所處持以白京京曰此亦何難第問其母願歸何處一言遂決又一歲戶部欠郊費若干長貳堂白京唯唯期逼申言之答以徐之旋聞下文思院鑄錢樣亦匠測時富商大賈在京識事者懲屢變鹽法之害亟以所蓄算請鈔旁不數日府庫沛然

徽宗嘗出玉戔玉卮以示輔臣曰欲用此於大宴恐人以為太華京曰臣昔使遼見有玉盤盞皆石晉時物指以示臣謂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理毋嫌徽宗曰先

帝作一小臺財數尺上封者甚衆朕甚嘉之此器已就久矣懼人言復與京曰事苟當於理人言不足卹也陛下當享天下之養區區玉器何足道哉其不能納忠大率如此

京懷姦固位屢被逐而不去王鼬切忌之百方欲其去乃取亡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以攸被詔同至乃置酒留貫攸亦預焉京以事出不意一時失措酒行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

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其子為公莫不竊笑欲去宰輔取表自京始嘗攻晁錯更漢令諸侯諠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為公吏筆書之亦以表其失言

蔡攸副童貫出師北伐有少保節度使與宣撫副使二認旗從于後次日執旗兵逃去二旗亦失之識者知為

不祥既行徽宗語其父京曰攸辭日奏功成後要問朕覓念四五都知其英氣如此京但謝以小子無狀二人乃上寵嬪念四者閒婕妤也

京得東坡表忠觀碑讀至天目之山苕水出焉謂坐客曰是甚言語初不知某之山某水出焉酈玄水經格也

王荊公得表忠觀碑顧坐客曰似何人之文字又曰似司馬遷文又曰似遷何等文字又曰漢興諸侯王年表也郤溥公濟云遷死亡景帝武帝二紀禮樂等書三王

世家乃元成間褚先生補作非遷之書也

王荊公日録八十卷毗陵張氏有全帙頃曾借觀凡舊德大臣不附己者皆遭詆毀論法度有不便於民者皆歸於上可以垂燿後世者悉已有之盡出其塔蔡卞誣罔其詳具載陳了齋瑩中四明尊堯集陳亦自謂豈敢以私意斷其是非更在後之君子審辯而已故神宗實録後亦多采日録中語增修章子厚為息女擇配久而未諧蔡因曰相公擇壻如此其艱豈不男女失時乎子

厚曰待尋一箇似蔡郎者蔡甚慙王蔡造端矯誣雖歷千百年衆論藉藉如新矧同時之人宜乎議之不置孰謂蓋棺事始定耶前説煇得於叔祖元仲叔祖視政宣諸名公為輩行李丞相伯紀欲以諫官薦不就平生所著詩篇鄉林向伯恭為之序

熙寧五年詔賜新及第進士錢三千緡諸科七百緡為期集費進士諸科舊用甲次高下率錢貧者或稱貸於人過於浮費至是始賜之後以為例

清波雜志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卷三

宋 周煇 撰

煇居建康春時偕一二鄰曲至內後景陽臺臺之下一尼庵少憩見若琉璃色一瓦窪徑二尺許厚三四寸中空用以閣盆盎叩之鏗然有聲尼云近墾地得之乃李後主用此引後湖水入宮中雖瓦礫微物亦有時而顯晦又至白下門外齊安院主僧曰近治地得一玉盃已

碎銀一鋌上刻永定公主為誌公和尚淨髮之資一樣十鋌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誠不吾欺

張文潛雜書有云余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壕水或絶或流多鵓鵴白鷺迤邐近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舊讀荆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白公少客杭州自言欲得守杭卒如其言予亦云與東坡跋泰太虚夜航西湖至普明院舍舟從參寥並湖而行出雷

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
憩于龍井始至壽星院謁辨才一段奇事景趣略相似
皆可以畫但恐畫不就爾煇雖未嘗夜遊南北山如金
陵郊野春游良不踈想像文潛所歷如在目前足不至
者二十餘年特未知今復何似
煇憶年及冠從父執陳彥育序游鍾山陳題三四詩於
八功德水庵之壁寒騎瘦馬度山腰目斷青溪第一橋
盡是帝王陵墓處野風荒草暝蕭蕭十年塵土暗衣巾

亂走江湖一病身西第將軍成底事北朝開府是何人
止記其二陳句容人素與先人厚善先人嘗次其韻雄
壓吳頭控楚膏千峰環拱治城橋黃旗紫蓋旋歸漢古
剎淒涼尚號蕭北獄經行匪濫巾相陪來現隱淪身春
蘿秋桂還吾輩白浪紅塵付若人皆書于壁二十年後
再過之皆不存矣郡后化蟒之地鹿苑院土人名為蕭
帝寺寺之殿宇猶是梁時建立者
建康六朝故都葉石林少蘊居留日嘗命諸邑官能文

者搜訪古跡製圖經時石橘林敏石子邁主上元簿考最詳多以王荆公詩引證號上元古跡煇先得其書後史志道侍郎修建康志宛轉借去志成為助良多石林至新林因江寧尉林恪謁于道旁忽叩新林之名林即對乃王坦之倒執手板見桓温之地大喜曰不圖同僚中得一文士未幾以左傳託其點抹其見賞識如此方欲薦用而林卒開封人紹興戊午魁特奏名建康創建府治石林委府僚俾圖再三不叶意一旦杖

策自往相視四顧指畫遂定儀門外列六位以處倅貳職官迨六龍臨幸以設廳為三省便廳為樞密院六位為六部次及百官皆有攸處其他政事精明彼民至今能道之石林為從祖姑之夫煇幼及識其風度偉人也石林為蔡京客故避暑録所書政宣間事尊京曰魯公凡及蔡氏每委曲回互而於元祐斥司馬温公名何也建炎紹興初仕宦者供家狀有不係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石林其矯一

時之奘耶

絶江渡淮過河越白溝風聲氣俗頓異寒暄亦不齊燀淳熙丙申從使節出疆回轅當三月中下旬一路紅塵漲天熱不可耐若江南五六月氣候往還經從汴都顧瞻宗廟宮室不悟朝陽殷遂作單于宮不獨興歎於往古以中原復中原規恢洪業信自有時節燀老矣其及見諸侯東都之會耶

士大夫欲永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於聲色

一切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惠麗者伺其主翁屬纊之際已設計賄牙儈俟其放出以借之雖俗有熱孝之嫌不卹也又佩玉以尸沁為貴酬價增數倍墟墓之物反為生人寶玩是皆不可以理詰

四十年前朝士遺論徑放謝辭倉皇出關親厚者亦不敢相聞迨更化之後稍革此風猶未敢舒肆叔祖緜三院御史貳春官未幾罷斥時王公元楓德言任小司空趨局即請早出俟同列叩之昌言答曰綸今日欲送周

為高為高叔祖字也從列尾而至者一二耳近時去國者冠蓋祖餞從容理裝風俗歸厚於治世豈小補哉括蒼管詮平仲監奏邸坐事免官秦丞相手封銀一笏以助其歸恃此方敢留一二日蓋秦早授館於其家故特致此禮

政宣間除擢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故一時術者謂士大夫窮達在我可否之間朝士例許於通衢下馬從醫卜因是此輩益得以憑依

今談天者既出入貴人門第揣摩時事以售其說偶爾符合遂名奇中卜以決疑卦影乃驗於日後反致人疑死生禍福貴賤各有定分彼焉能測造化之妙鼎文元平生不喜術數之說每謂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哉

宣和崇尚道教黃冠出入禁闥號金門羽客氣燄赫然林靈素為之宗主道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班秩與庭臣同靈素初除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視中

大夫後馴擢至大中大夫冲和殿侍晨視兩府道官同文官編入雜壓仍每遇郊恩封贈父母一日盛暑享午上在水殿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閉唯黄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亟致之俄震雷大霆霆皆濁流俄頃即止中使自外入言内門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宣和末死于温州未死問先自籍平日錫賚物寄之郡帑且為治命殮以容身之棺棺中止實所賜萬歲藤柱杖封窆甚固建炎初唯下温州

籍其貲而已後數年有內侍洗手劉太尉之姪避地至長沙於酒肆見一駝裹丈夫負壁而坐熟視乃靈素也劉叩先生何為至此靈素曰吾亡命爾向不早為此身首異處矣攸失所在靈素狡獪幸震一時及勢衰事變復以譎詐遁去異哉後葬永嘉黃土山先命見石龜方下棺開穴深數丈果得之

當靈素盛時一日有詔兩學之士問道於其座下且遣親近中貴監莅靈素既陞座首詔太學博士王俊乂久

而不出既出乃昌言昔吾先聖與老聃同德比義相為師友豈有摳衣禮黃冠者哉聞者駭然各逡巡而罷王海陵人歷宰掾分符而終近萬元亨典鄉郡雖載姓名於圖經人物志偶遺此一節

時又有王仔昔者初館于蔡京第屬大旱徽宗焦心禱雨每遣中使持一幅素紙求仔昔書皆為禱雨也一日中使再持紙至仔昔忽書一小符仍札其左云焚符湯沃而洗之中使大懼不肯受曰上禱雨令得此大謬矣

仔昔怒曰弟持去上得之駭異蓋上默禱為寵嬪赤目者因一沃而愈詔封通妙先生後以語言不遜殺之紹興丁巳歲車駕巡幸建康回蹕時先人主丹徒簿排辦新豐鎮頓物皆備御舟過止宣索生菜兩籃非所辦者官吏倉卒供進幸免闕事前頓傳報生菜遂為珍品物有時而貴世事奚不然

吳恕字長吉臨川人後建康早從王荊公學譚熙豐間舊事詳盡不倦與秦丞相有硯席舊兼共道居留日俾

鄉人舉其孝廉孝者當兵火擾攘之際供母養無缺廉者雖在窮約人或餽之有所不受雖曰鄉論素與亦未免有所迎合繼以禮津置赴行在所館於太學未幾託疾告歸初無恩數爾後八行孝廉之舉寂無聞焉

瓊花海內無二本唐人謂玉蘂花乃比其色許慎說文瓊乃赤玉與花色不類煇家海陵海陵昔隸維揚亦視為鄉里自幼游戲無雙亭未見甚奇異處不識者或認為聚八仙特以名品素高爾后土祠前後地土膏腴尤

宜芍藥歲新日茂及春秋數脉盛大纖麗富艷遂與洛陽壯丹並驅角勝孔毅父嘗譜三十有三種續之者纔十餘種夫豈能備固宜有所增益錢思公尹洛一日幕客旅見於雙桂樓下見小屏細書九十餘種皆壯丹名也洛花久汗腥羶拂花在今日尤當貴重

紅藥而黃腰號金帶圍初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為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賞之時王岐公為僉王荆公為屬皆在席缺其一莫有

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博入門亟召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揷之四公後皆為首相後山陳師道云煇嘗詢於揚之故老皆云初不識所謂金帶圍者豈花與人物亦相為榮悴乎

煇祖居錢唐後洋街第宅燬于陳通之亂今韓蘄王府其地也嘗見故老言昔歲風物與今不同四隅皆空迥人跡不到寶蓮山吳山萬松嶺林木茂密何嘗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樓殿相望出湧金門望九里松極目更

無障礙自六蜚駐驆日益繁盛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近人詩也或云為此詩者黄姓失其名亦嘗作万俟丞相挽詩有地下若逢秦相國也應不説到沅湘之句

天下名山福地類因行役窮日力且為姑俟回程來觀之語所誤竟失一往貽終身之恨者多矣煇頃隨侍自番陽順流東歸至南康阻風留一日乗興游廬山飯于歸宗旋至萬杉杉陰夾道蔽日抵羅漢觀大鼓未至栖

賢數里先聞三峽噴薄激射之聲動心駭目凡山南佳處領略粗遍爾後一再經從皆不暇訪陳跡至今清夢猶在巖壑間嘗有一編紀游今亡

昭慈聖獻上賓庭臣進輓歌辭莫不紀垂箔事一詩云飲馬驅驕敵飛龍紀建炎艱危三改歲倉卒兩垂簾云云乃中書舍人林適詞也一時傳誦挽詩自古皆五言至嘉祐末方有七言者

乾道末晁强伯子建至毗陵祠蘇東坡於學宮其叔少

尹子止為之記其間言坡之葬也少公銘其墓皆非實
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後懷元豐指
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斥逐出其遺意稱蔡確謗讟可
赦而謂公進用由其選擢章惇之賊害忠良而云公與
之友善林希之誣詆善類而云公嘗汲引之子止所書
如此少公之語誌文在可考也其然不其然乎祠宇成
中寘坡塑像又徧求從壯至老及自海外歸儀形繪於
兩廡晁文元後子健為景迂生以道之嫡孫祠堂碑後

為人磨去

東坡自海外歸毗陵病著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千萬人隨觀之坡顧坐客曰莫看殺我否則素知彼民愛慕坡亦眷眷此地而不忘強伯尸而祝之之意出此東坡初入荆谿有樂死之語蓋喜其風土也繼抱疾稍革徑山老惟琳來問候坡曰萬里嶺海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耶然死生亦細故爾後二日將屬纊聞根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勿忘西方曰西

方不無但箇裏着力不得語畢而終歸老素志竟墮渺茫一丘壑天實啚之淳熙己酉周益公罷相同江右小泊荆谿因董氏出楚頌帖乃考坡自元豐七年以後經從此地月日本末為詳刻石具在楚頌乃坡欲種橘名亭而不遂者也

英州碧落洞乳羊飲鍾乳潤水體白如乳遇對方見然不常有也通泰鹽地廩食艾生茸入藥故人極力捕獵以邀善價士大夫求恣嗜慾有養巨鹿日刺其血和酒

以飲其殘物命如此嘗聞宣和間艮嶽蓄鹿數百千頭其大如驢虜圍城中盡殺以啗衛士茸肉皆棄之

族叔茂振以正字權外制日秦丞相俾代作進茶鹽法表繼聞秦自有所改定迨付出所改者不有成憲將何

靖民八字耳或叩本語云不逮也後自同知樞密院責

祕書少監分司居筠州踰年放還宗族勞其歸因言蘇

黃門亦以少蓬分司居于筠州云不獨嗣所寓之屋亦

黃門舊宅既葬二十八年內翰洪公景盧方誌其墓當

在樞府日洪為編修官

在翰院一日召至中書受旨作建立皇子詔曰朕荷天右序承列聖之丕業思所以垂裕于後夙夜不敢康寧永惟本支之重疆固王室親親尚賢厥有古義普安郡王壽皇舊名藝祖皇帝七世孫也自幼鞠于官闈嶷然不羣聰哲端重閱義有立亢于宗藩歷年滋多厥德用茂望實之懿中外所聞朕將考禮正名昭示天下立愛之道始於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而厚風俗也稽考前

憲非朕敢私上讀之稱善又令製字以賜未幾遂柄用
洪具著此文於誌中仍首載當時使事且云效坡公所
作富碑之體
初試宏博以所業投湯岐公時季元衡南壽待制亦投
文字湯嘗師之初許其甲奪一日謂季曰近有一周某
至先生當處其下既奏名季果次焉
蔡卞之妻王夫人頗知書能詩詞蔡每有國事先謀之
於床第然後宣之於廟堂時執政相語曰吾輩每日奉

行者皆其咳唾之餘也蔡拜右相家宴張樂伶人揚言曰右丞今日大拜都是夫人裙帶識其官職自妻而致中外傳以為笑煇在金陵見老先生言荆公嘗謂元度為千載人物卓有宰輔之器不因其歸以女憑藉而然其後蔡唯知報婦翁之知不知掩婦翁之失致使得罪天下後世其於報也何有

王夫人者一日於看樓見一僧頂笠自樓下過問左右笠甚重內有何物告以行脚僧生生之具皆在焉因嘆

曰都是北珠金箔能有多少亟使人追之意欲厚施其
僧不顧而去異夫巡門持鉢者
合堂同席以觴客客非其人則四座懽不洽而飲易醉
返以應接為苦選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或欲易
從軍為飲酒飲酒欲懽無由自醉得勸則沉湎勸尤在
勸侑辭遜之間五十年前宴客止一勸今則巡盃止三
勸則無算顛仆者相屬不但沉湎而已亦見風俗隨時
奢儉之不侔然一席歡洽全在致勸辭受之際若盃行

到手不留殘氣固豪矣於流連光景似欠從容是皆少年態度老去夫何能為

清波雜志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卷四

宋 周煇 撰

借書一款還書一款後訛為癡殊失忠厚氣象書非天降地出必因人得之得而祕之自示不廣人亦豈肯以未見者相假唐杜暹家書末自題云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為不孝鬻為不孝可也借為不孝過矣然煇手抄書前後遺失亦多未免往來于

懷因讀唐子西庚失茶具說釋然不復芥蒂其說曰吾家失茶具戒婦勿求婦曰何也吾應之曰彼竊者必其所好也心之所好則思得之懼吾靳之不予也而竊之則斯人也得其所好矣得其所好則寶之懼其泄而祕之懼其壞而安置之則是物也得其所託矣人得其所好物得其所託復何言哉婦曰嘻是烏得不貧燁亦云聚而必散物理之常父丸藏書雖恐子弟不讀讀無所成猶勝腐爛篋笥旋致蠹魚之變陳亞少卿藏書萬卷

名盡一千餘軸晚年復得華亭雙鶴及怪石異花作詩戒其後曰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傴客岱雲根他年若不和根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亞死悉歸他人

造請不避寒暑誠可譏誚若下位事上官朝造夕謁其可不循等威之分若初非隸屬但恃雅素趨趄日進懷漫刺俛首與知客輩固多不自愛重者寧使訝其不來莫使厭其不去是為知言

放臣逐客一旦棄置遠外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什

特為酸楚極有不能自遣者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陽樓或贊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待凭欄大慟數場閔已傷志固君子所不免亦豈至是哉張芸叟元豐間從高遵裕辟環慶出師失律且為轉運使李察訐其詩語謫監彬州酒舟行以二小詞題岳陽樓木葉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飲芳顏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陽關醉袖拂危欄天淡雲閒何人此路得生還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樓上久踟躕地遠身孤擬將憔悴弔三閭自

是長安日下影流落江湖爛醉且消除不醉何如又看暝色滿平蕪試問寒沙新到雁應有來書亦豈無去國流離之思殊覺婉而不傷也

芸叟遷流遠適歷時三涉水六過州十有五自汴抵郴所至留連南京孫莘老揚州孔周翰泗州蔣穎叔江寧王介甫黃州蘇子瞻衡州劉貢父皆相遇焉說詩攬勝無復行役之勞未離江寧日因送人入京及同士子數輩飲餞游清涼寺抵暮回屬營妓數人同舟宛轉趨賞

心亭未至聞亭上有散樂聲逼而詢之乃府公訝妓籍踈索俾申劾之既見共載野服披猖但一笑而止令曰放臣逐客容如是乎一段勝槩宜入畫圖府公陳和叔也

碧雲騢者廐馬也莊憲太后臨朝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備上閑為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云世以旋毛為醜此以旋毛為貴雖貴矣病可去乎梅聖俞不得志於

諸公間乃借此名著書一卷詆譏慶歷巨公後葉石林於避暑録嘗辨乃襄陽魏泰所著嫁之聖俞其略謂萬有一不至猶當為賢者諱蓋亦未免置疑邵公濟康節孫也亦引聖俞聞范文正公訃詩云一出婁更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向來無貴賤嘗甘分崇高不解諛雖然門館陽泣與衆人殊謂為郡以酒悦人樂奏記納諛豈所以論文正者以是又疑真出于聖俞也煇舊得碱砆録一編亦若碧雲騢專暴人之短為人借去

不歸

王荊公初見晏元獻熟視無他語但云能容於物物亦容矣荊公唯唯退而思之此語其有所出或自為之言後識者謂荊公平日所短正在于此何元獻逆知其然耶

先人性坦夷遇事即發無一毫顧避親戚有初除從官來見首詢薦何人自代答以張安國先人曰不易薦拔寒素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何待薦也退而先人復言且

如擇壻但取寒士度其必貴方名為知人若捐高貲牓下鬻狀元何難之有

四六應用所貴翦裁或屬筆於人有未然則嘗通情商確建康王元樞初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除試工部侍郎仍直院落權字辭免奏劄第及起曹議者疑焉託一故人草謝表內一聯云百工之事簡省遽冒於真除一扎之書花塼復遵於故步王改作散句簡省遽接於英游花磚不失於故步翦裁固善然花磚宜貼故步上

句或謂似稍偏枯

頃年番江初刊成唐子西集時寓公曲肱熊叔雅來見先人偶案間寘此書顧煇曰曾看否第九卷第一篇惠州謝復官表首云始以為夢既而果然語簡而意足可法也退而先人誨煇曰前輩觀書不苟簡類如此雖一覽亦記篇目後生豈可不勉

先人嘗從張晉彥覓茶張答以二小詩内家新賜密雲龍只到調元六七公頼有家山供小草猶堪詩老薦春

風仇池詩裏識焦阮風味官焙可抗衡鑽餘權倖亦及
我十輩遣前公試烹詩摠得偶病此詩俾其子代書後
誤刊在于湖集中焦坑産庾嶺下味苦硬久方回甘浮
石已乾霜後水焦坑新試雨前茶坡南遷回至章貢顯
聖寺詩也後屢得之初非精品特彼人自以為重包裹
鑽權倖亦豈能望建谿之勝
煇出疆時見三節人或攜建茶沁塗備用而虜中非絕
品不顧蓋榷場容販笠集且能品第精粗中下者彼既

不售乃齎以歸夷狄尚爾矧中國士大夫好事宜乎珍尚鑒別每相誇詡唯恐汲泉不活潑乳不多啜嘗而乏詩情也自熙寧後始貴密雲龍每歲頭綱修貢奉宗廟及貢玉食外賚及臣下無幾戚里貴近丐賜尤繁宣仁一日慨嘆曰今建州今後不得造密雲龍受他人煎炒不得也出來道我要密雲龍不要團茶揀好茶喫了生得甚意智此語既傳揣于縉紳間由是密雲龍之名益著淳熙間親黨許仲啓官麻沙得北宛修貢録序以刊

行其間載歲貢十有二綱凡三等四十有一名第一綱曰龍焙貢新止五十餘斤貴重如此獨遺所謂密雲龍豈以貢新易其名或別為一種又居密雲龍之上耶葉石林云熙寧中貢青為福建轉運使取小團之精者為密雲龍以二十餅為斤而雙袋謂之雙角大小團袋皆緋通以為賜密雲龍獨用黃云

煇家惠山泉石皆為几案物親舊東來數聞松竹平安信且時致陸子泉茗益殊不落莫然頃歲亦可致于汴

都但未免瓶盎氣用細沙淋過則如新汲時號折洗惠山泉天台山竹瀝水斷竹梢屈而取之盈瓮若雜以他水則亟敗蘇才翁與蔡君謨鬬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蘇茶少劣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此說見江鄰幾所著嘉祐雜志果爾今喜擊拂者曾無一語及之何也鑿井因山谷而重蘇魏公嘗云平生薦舉不知幾何人唯孟安序朝奉歲以雙井一斤為餉蓋公不納包苴顧受此其亦珍之耶

待之以禮答之以簡與賓客言或許是為得體呂正獻公以翰林學士館伴北使彼頗桀黠語屢及朝廷政事公摘契丹隱密詢之曰北朝嘗試進士出聖心獨悟賦賦無出處何也北使愕然語塞專對之次雖曰合修成好唯恐失其歡心若彼稍乖恭順亦宜有以折其萌俾知有人焉於交鄰遇客初無忤也

祖母太夫人慈聖之後睽日與子孫譚京都舊事政宣間以戚里數值誕皇子入內稱賀盛飾羣立於露臺人

各許一從婢起居畢自殿陛上撒包子及成束金釵金銀俾衆婢爭奪或共得綵端即裂為二俯拾次多遺釵珥之屬殿上觀之為笑樂有慧捷者重負而歸亦有徒手無一物者時臧晉以一鍍金錢於御廊得水一盆其錫類殊不多破費隨盡因歎南渡後不復見此盛事曹氏分南北宅祖母北宅也為武惠燕王五世孫

蕭注字巖夫臨江新喻人臨寧中上殿奏對罷上問今臣僚中孰賢曰文彦博又問其次曰韓琦又問王安石

如何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遠一說裕陵嘗問文彥博跛履韓琦嘶聲何為皆貴注曰若不跛履與嘶聲陛下不得而臣又問朕如何注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臣無得而言又問卿如何注曰陛下以為貴則貴矣以為賤則賤矣注累任邊要以知人自許上曰聞卿有袁許之學因問韓絳王安石馮京注曰安石牛耳虎頭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多惟和氣能養萬物京得五行之秀遠之若可愛近之若廉隅

見本傳

近時州郡皆修圖志志之詳略係夫編摩者用力之精粗揚州為淮甸一都會自唐已名繁盛向有王觀通叟考古驗今摭事千餘條效汴都以為賦令館中及揚州有本煇每謂建康六朝故都又為代邸興王之地亦應揄揚以亞雅頌雖聞江寧尉崔禮者嘗有此作而文不足起其事後未有繼之者煇嘗言于故人王錫老深以為然且有此意未幾錫老去為潭州之志

世謂鴈為孤而不曰雙燕曰雙而不曰孤以鴈屬乎陽燕麗乎陰陽數奇陰數耦故也然常言鴈序鴈行蓋亦有時而不孤燕雖有于飛之語古今賦詠何嘗必及於雙曰孤曰雙豈止以奇耦言之耶

承平時兩學作成之盛不但英材輩出為國之華羣居燕處雖一時謔浪之語人皆喜聞而樂道之嘗見前輩說數事元祐間敏求齊有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于曹門因用春秋之文題于壁曰春正月會

吳姬于宋夏四月復會于曹有繼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甦其意以謂財匱當有饑寒之厄也此固知非典語亦切中後生浹游迷而不返之病

紹聖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詩何處難忘酒南宮放榜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經士先收執政兒此時無一盞何以展愁眉紹興間秦伯陽魁多士汪彥章啓賀其父以南宮進士對東閣郎君尚竝為譏已其敢顯斥如前之詩乎韓持國維寶元間偕兄弟應進士

舉預南省奏名而下第士子有韓家四子連名之嘲蓋以其父忠憲公見在政路也時殿試尚黜落有司因故黜之公後遂不復試而兄弟皆再登第故潞公薦公謂南省曾預高薦繼歷內外制知貢舉至登門下省不更賜出身初亦召試玉堂不就公之五世孫元吉尚書特書此于桐陰舊話甚詳貴游子弟當效其素業不應例待以膏粱唐李德裕初不繇科甲顯

元豐間駕往國子監出起居有吉人賜酒二升諸齋往

往置以益之曰奉聖旨得飲遂自肆致有乘醉登樓擊鼓者因是遇賜酒即拘賣以錢均給以是知自昔國學有酒禁也

煇頃在泰州偶倭國一舟飄泊在境上一行凡三二十人至郡館穀之或詢其風俗所答不可解旁有譯者乃明州人言其國人遇疾無醫藥弟裸病人就水濱杓水通身澆面面四方呼其神誠禱即愈婦女悉被髮遇中州人至擇端麗者以薦寢名度種他所云譯亦不能曉

後朝旨令津置至明州趣便風以歸
長沙匠者造茶器極精緻工直之厚等所用白金之數
士夫家多有之實几案間但知以侈靡相夸初不常用
也司馬溫公偕范蜀公游嵩山各攜茶往溫公以紙為
貼蜀公盛以小黑合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器蜀
公聞其言遂留合與寺僧茶宜錫竊意若以錫為合適
用而不侈貼以紙則茶味易損豈亦出雜以消風散意
欲矯時弊耶邵氏聞見錄云溫公嘗同范景仁登嵩頂

由轅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録攜茶遊山當是此時

張芸叟云吕申公名知人故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子一金飾一銀一棕欄方接客索銀羅子常客也金羅子禁近也棕欄則公輔必矣家人常挨排於屏間以候之申公温公同時人而待客茗飲之器顧飾以金銀分等差益知温公儉德世無其比

史傳褒貶成是敗非其來有素人之行孰先於孝悌項羽欲烹太公漢高祖發分羹之言其於孝也何有唐太宗以藩王奪長嫡推刃同氣其於悌也何有脫使項羽建成有分羹推刃之惡史冊何以書之特高祖太宗功勝於德耳

建炎兵興日帥臣許辟置幕屬既素為知已其於籌畫裨助惟多今惟四川制帥如故事他皆命于朝賓主邈不通情殆與郡縣官等閫寄兵謀無從咨訪川泳雲飛

豈復有相得之樂緩急利害既不相及相忘於江湖宜也太原名小朝廷蓋以得客之多范文正公亦有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己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蓋為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庶於我有益耳龐莊敏守鄆守并皆辟司馬溫公為通判羅致大賢佽助一時皆然

韓魏公門人有擊斷夜出者閽吏不得賂詰旦以鎖損訴於公公曰鎖不堪用付市買修來勝達道為范文正

公容公鎮南陽每宴客達道必出追妓文正雖不樂終不禁也時謂非二公之賢豈容不拘小廉曲謹之士前哲寬厚類如此是亦報杜書記平安之義

唐內人墓謂之宮人斜宮人斜見宋次道春明退朝錄四時遣使祭之唯應四仲祭使者暫悲嗟令狐楚詩也荒凉城南奉先寺後宮美人官葬此角樓相望高起墳草間柏下多石人秩卑埋骨不作塚青石浮屠當丘壠家家墳上作享亭朱門相向無人聲樹頭土梟作人語月黑風悲鬼搖

樹宮中養女作子孫年年贖車來做主廢后園陵官道
側家破無人掃陵域官家歲給半千錢街頭買餅作寒
食此元豐中張文潛留題奉先寺詩煇季女葬臨安北
山僧舍四五年來每值春時往視寺之兩廡皆內人殯
宮徘回次未嘗不長哦此詩也煇復得歷陽所刊唐張
文昌樂府北邙山篇云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轔轔入
秋草車前齊唱薤露歌高墳新起白戔戔朝朝暮暮人
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人間柱

下石隴頭松栢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鴟鳶作窠巢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北邙遊古今名勝賦詠孰工覽者當自得之

王右軍帖云獨活無風則搖有風不動石碑入水則乾出水則濕出水則濕可見入水則乾何自知之近年吳堅戊志序其略云葉晦叔聞於劉季高有估客航海不覺入巨魚腹中未能死遇其開口吸水時遽木工在乃取斧斫斫魚覺痛踴身入大洋舉船人及魚皆死或戲

難之曰一舟皆死何人談此事於世乎頗類前說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卷五

宋 周煇 撰

陳東字少陽太學生所上封事主李伯紀丞相力詆汪黃建炎元年死於應天府被逮之際作遺書寄其家區處後事甚悉死生之變亦大矣神識殊不亂其帖今在其外孫括蒼潘景夔家頃年許右丞翰為作哀辭具著本末少陽初不識李丞相李念伯仁因我而死祀之家

廟同時上書被行遣者歐陽徹撫州人高宗臨朝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猶未足稱朕甚悔之可各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名撥賜官田十頃建炎三年又詔張憨古之遺直陳東忠諫而死二人皆葬鎮江府界可令本郡致祭嗚呼哀邮之典至矣少昜死之後其家但仰給賜田徹字德明靖康初敵犯闕請質二子二女而使窮廬御親王以歸不報死時年三十三又有進士

徐暉乞借官充使奉親王歸詔假暉通直郎往使亦卒無聞

蘭亭序絲竹管絃或病其說而歐陽公記真州東園汎以畫舫之舟南豐曾子亦以為疑

司馬遷文章所以奇者能以少為多以多為少唯唐陸宣公得遷文體蘇子容謂公云

為文之體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語不貴古而貴淳事不貴怪而貴奇宋元獻公序云

中山府有夕陽樓煇出疆日騎馬自樓下過在城之隅規制甚小然鄭州亦有夕陽樓臨安潁州漢州皆有西湖建康有賞心亭揚州亦有賞心亭名雖同而顯晦異嘗記小詞夕陽樓上望長安凭欄干或改為凭欄干望長安謂中山夕陽也沈存中云章華臺乾谿亦有數處淮西憲臣霍漢英奏欲乞應天下蘇軾所撰碑刻並一例除毀詔從之時崇寧三年也明年臣僚論列司農卿王詔元祐中知滁州詔事姦臣蘇軾求軾書歐陽修所

撰醉翁亭記重刻于石仍多取墨本為之贏遺費用公使錢詔坐罪漢英遺臭萬世臣僚亦應同科政和間潭州倅畢漸亦請碎元祐中諸路所刊碑從之

大觀東庫物有入而無出只端硯有三千餘枚張滋墨世謂勝李庭珪亦無慮十萬斤

蔡京庫中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黃雀鮓自地積至棟者滿三楹他物稱是童貫既敗籍沒家貲得劑成理中圓幾千斤胡椒錁兩多安用八百斛今古所

紀一律

東湖徐師川俯紹興初踪諫垣遷翰苑贊幾命煇乾道丁亥在上饒從公季子珪游因叩家集云詩已板行他無存者久而得奏議於殘編斷簡中猥并錯亂不可讀乃為整級成十卷附以雜文一卷寓以歸之公視山谷為外家晚年欲自立名世容有贊見盛稱淵源所自公讀之不樂答以小啟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大域中我獨知之濠上及觀序脩水集造車合

轍之語則知持此論舊矣

東坡南遷度嶺次于林麓間遇二道人見坡即深入不出坡謂押送使臣此中有異人可同訪之既入見茅屋數間二道人在焉意象甚瀟洒顧使臣此何人對以蘇學士道人曰得非子瞻乎使臣曰學士始以文章得終以文章失道人相視而笑曰文章豈解能榮辱富貴從來有盛衰坡曰何處山林間無有道之士乎輝頃得詩話一編目曰漢皐王季羔端朝嘗借去觀為是正亦言

不知何人作前說漢皐所書也一小說云漢皐張姓不得其名

東坡在黃岡每用官奴侑觴羣姬持紙乞歌詞不違其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獨未蒙賜一日有請坡乘醉書東坡五載黃州住何事無言贈李琦後句未續移時乃以郤似城南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唫詩足之奬飾乃出諸人右其人自此聲價增重殆類子美詩中黃四娘

使北者冬月耳白即凍墮急以衣袖摩之令熱以手摩

即觸破煇出疆時以二月旦過淮雖辦綿裘之屬俱置不用亦嘗用紗為眼衣障塵反致閉悶亦除去然馬上望太行山猶有積雪同塗官屬有至黃龍者云燕山以北苦寒耳凍宜然凡凍欲死者未可即與熱物待其少定漸漸蘇醒蓋恐冷熱相激

雪川朱魯公丞相著秀水閒居錄一編之內於南渡諸公行事貶駁殆無全人其公論耶私意耶必有能辨之者

自昔名賢嚴于輩行尤篤通家之好子弟見父執必拜或立受或答半禮呼以排行或稱小字書問以從表丸叔自處嘗記秦楚材内翰守宣城一族叔見於公廳稠人中叙至次乃舉小字以審之今則拜禮施於顯宦則有佞貴之嫌為父執者亦恐憑藉而為我累通家之契替矣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駭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

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自稱為劣丈未之前聞

典蒙最難其人嚴則利於子弟而不能久仰則利於己而負其父兄之託頃一鉅公招客訓子積日業不進蹴踖欲退鉅公覺之置酒汎引自昔名流後嗣類不振且曰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深吝之前人取之多後人豈應復得士人解悟其迹遂安張無垢子韶云某見人家

子弟醇謹及俊敏者愛之不啻如常人之愛寶唯恐其理沒及傷損之必欲使之在尊貴之所故教人家子弟不敢萌一點欺心其鄙下刻薄亦為勸戒太息而感誘之此平生所樂為者今教子弟乃以主人厚薄為降殺亦可笑矣渾然忠厚之氣可敬而仰之

或謂童穉發蒙之師不必妙選然先入者為之主亦豈宜濶略世謂初學記為終身記蓋亦此意

韓蘄王在鎮江一日抵晚令帳前提轄王權至金山仍

戒不得用船渡懇給浮環偕一卒至西津遂浮以渡登岸寺僧叵測疑為鬼物詰得其詳以手加額因指適所歷處皆龜鼈穴曰官既不死他日必貴權後果建節斬王每與軍官飲用巨觥無算不設果肴王權一日竊懷一籬蔔斬王見之大怒曰小子如此口饞俾趨前以手按其額痛不可忍隨成痕腫既乃復與之飲二說得於權之子處智

張循王罷兵柄就第一日秦丞相召相見言有少事煩

郡王建康鎮江軍皆闕主帥請薦其人唯唯而退越旬申言之張辭以居閒之久舊部曲不相聞未有可薦者秦曰教郡王薦翰林學士則難薦將帥職也張逼不得已以劉寶王權名上二人皆舊隸韓王軍紹興駕幸循王第過午尚從容循王再三趨巨鐺輩乞駕早歸內皆莫測所以他日有叩之者答曰臣下豈不願萬乘款留私第為榮但幸秦太師府時未晡即登輦聞者嘆服識慮高遠二說得於循王之姪子安

子弟隨侍父兄顯宦不患人事不熟議論不高見聞不廣其如居移氣養移體何一旦從仕要當痛鋤虛驕之氣昔之照壁後訾相人物指摘儀度見其或被上官詆訶進退失措者莫不羣笑聲風于外及今趨趍容次庭揖而陞回視照壁後竊窺者即前日之我也

李才元大臨元祐間知汝州時辰州貢丹砂道葉縣遺其二篋乃化為二雉鬬山谷間耕者獲之人疑其益縣械送州才元識其異訊得實始免耕者砂能變化可謂

異矣夫識其異其誰嗣之

似病元非病求閉方得閒殘僧六七輩敗屋兩三間野外無供給城中斷往還同行木上座相與住茶山乃曾吉甫侍郎詩茶山上饒名刹也煇在上饒三四年日從寓士遊徧歷溪山奇勝廖明略徐師川呂居仁鄭顧道曾宏甫諸公風流未遠邦人類能道之煇嘗欲裒集賦詠為一編目為玉溪唱酬以侈一時人物之盛因循不克成

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唐鄭光鎮河中宣宗欲封其妾為郡夫人上表辭焉書記田絢之辭也宣宗大喜曰誰教阿舅作此好文左右以絢對便欲以翰林召之以不繇進士遂止今士大夫肆情昵愛恨無自以致其上僭肯辭朝命乎頃年見長上説元符間章子厚作相宗室宗景請再娶乃以嬖妾出之于外而託言仕族女事聞重黜之得不有愧於鄭光乎

煇出疆時見彼中所用定器色瑩淨可愛近年所用乃宿泗近處所出非真也饒州景德鎮陶器所自出於大觀間窑變色紅如朱砂謂焚惑躔度臨照而然物反常為妖窑戶亟碎之時有玉牒防禦使仲樴年八十餘居于饒得數種出以相示云比之定州紅窳器色尤鮮明越上祕色器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祕色又嘗見北客言耀州黃浦鎮燒窳名耀器白者為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窑一有破碎即棄于河一夕化為泥

又汝窑宮中禁燒内有瑪瑙末為油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艱得

紹興辛巳冬金師及淮煇在建康城中南北既交兵捷音日馳後生輩喜躍獨老成人有憂色言頃歲擾攘三鎮失守何嘗不日報捷于外路一日傳海陵有來日早炊玉麟堂之語聞者震駭且日見俘獲係路氣象不佳未晡坊巷皆執兵扞衛如是者一月未幾遂有殺身之變倉皇北歸天意也孔常甫武仲云石氏時契丹死其

母因後又助北漢拒周諸部力諫而其主強之燕王述軌因衆心弒其主而自立弗戢自焚其報如此與完顏亮之事同

李寶海道與敵人戰見其舟皆以油繒為帆舒張如錦繡未須臾噴濤怒浪捲聚一隅此以火箭環射之箭之所及煙焰隨發既敗走捷以聞遣使錫賚甚渥賞功建節御書忠勇李寶四字於金纏斡旗上以寵之

方務德侍郎受知於張全真參政後每經毗陵必至報

恩院張之祠堂祭奠修門生之敬祝文具在洪慶善嘗入梁企道閣學幕府後守番陽企道夫人尚在歲時亦以大狀稱門生以展賀士夫併為美談張文節知白在桑贊幕下桑識其必貴祥符中文節為京西曹桑已死葵濟州奏乞每過寒食至桑墓拜掃詔可之狄武襄青受范忠獻之知每至范氏必拜於家廟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事其子弟狄乃武將能知義不忘恩可書也先人云前輩聞知已訃音必設位以哭東坡詩白酒

真到齋紅裙已放鄭謂有香泉一壺為樂全先生服不作樂後漢董卿舉孝廉為須昌令聞舉將喪解官歸唐杜審言為崔融所獎引融死杜為融服緦麻裝任與鄭餘慶友善任卒鄭為行服見孔常父雜記洪守番江日先人為郡幕時祖母留鄉里洪每值正至必以書送壽酒外題狀上太夫人凡僚屬有親者皆然先人既以書謝翌日再展狀謝此等禮數度前哲常行之特今為創見

向見蘇後湖之子扶攜古畫羅漢十有六入關出以相示且云家世珍藏殆百餘年大父昔在廬山下一日聞

山谷先人在山中亟搞畫謁之求題尊者名號時死心禪師住歸宗一見笑曰夜來夢十六僧求掛搭命洒掃新浴室陳焉死心偈之山谷書之扶又言家有瑪瑙盂用以食飯一尊者一失其飯太夫人夜必夢求齋其靈異如此當與友生葛慶長力贊其藏去以俟識者後聞歸京尹趙渭師矣繼聞趙復有所獻慶長恐此畫不再覩也乃約韓體作羅漢畫記煇在上饒玉山見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世傳有三本獨此為真煇不識畫未敢

為然貫休初畫古羅漢止十五尊或以為問乃以己貌足之

米元暉善畫能以古為今蓋妙於薰染縑素先人在丹徒米嘗以自畫寒林見予為好事者袖去先人復得于元暉少年所作楚山清曉圖嘗上於御府今猶可想像為之病懶未暇也

元暉尤工臨寫在漣水時容鬻戴松牛圖元暉借留數日以模本易之而不能辨後容持圖乞還真本元暉怪

而問之曰爾何以別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則無也江南徐諤得畫牛畫蜀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持以獻後主煜煜獻闕下太宗示羣臣俱無知之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汨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畫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牧童影豈亦類此而祕其說

老米皓嗜書畫嘗從人借古畫自臨榻榻竟併與真贋

本歸之俾其自擇而莫辨也巧偷豪奪故所得為多東坡二王帖跋云錦囊玉軸來無踪絶然奪真疑聖智因借以識之舊傳老米在儀真於中貴人舟中見王右軍帖求以他畫易之米先老米因大呼據舷欲赴水其人大驚亟畀之好奇喜異雖性命有所不計人皆傳以為笑

曾祖殷撰與元章交契無間凡有書畫隨其好即與之一日元章言得一硯非世間物殆天地祕藏待我而識

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真贋居半特善誇耳得見乎元章起取於笥曾祖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元章顧而喜硯出曾祖稱賞不已且云誠為尤物未知發墨如何命取水水未至亟以唾點磨研元章變色而言曰公何先恭而後倨硯汙矣不可用為公贈初但以其好潔欲資戲笑繼歸之竟不納陳通亂後偕古大悲雷琴莫知所在米老嘗有題跋云侍講仁熟携顧陸真蹟保大琴會於米老庵即此畫并女孝經是也

曾祖字仁熟時守京口唾硯事吳虎臣漫錄誤書為東坡

曾祖視王荊公為中表既干揆上世墓誌數種託元章書之凡書三本擇一以入石號周氏世德碑寘於杭州西湖上文并書名二絕紹興初某人尹京欲磨治改刻他文偶族叔祖元仲與之素厚爭之力責以大義尹曰初不知是公家物叔祖曰脫非某家物介甫之文元章之字可毀乎尹謝焉不然危不免金石之厄今在南山

滿覺院客打碑而賣者無虛日

清波雜志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清波雜志卷六

宋 周煇 撰

仁宗御製元舅隴西郡王碑文詔蔡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復詔以書辭不奉詔曰此待詔職也蔡京政和間以師臣之重撰明節皇后墓銘并記書與題蓋皆出於已而不知辭近方見其墨跡於士友處云得於鬻書者時歷七八十年尚存許久無采取者豈

憎人憎及儲胥耶

榷酤創始于漢至今賴以佐國用羣飲者唯恐其飲不多而課不羨也為民之蠹大戾於古今祭祀宴饗餽遺非酒不行田畝種秫三之一供釀財麵蘗猶不充用州縣刑獄與夫淫亂殺傷皆因酒而致甚至設法集妓女以誘其來尤為害教龜山楊中立雖有是說徒興嘆焉曾無策以革其弊

叔比較有務及收頭子牙契等錢號經制錢以助軍費

宣和末陳亨伯起請也後至紹興五年倣此亦收總制錢初陳經制兩浙江東屬杭州陳通亂後州縣一切調度悉資移用乃增添糟酒及牙契等費充經制移用錢至今行之陳後知中山府死於兵陳亨伯傳書收總制錢自翁彥國始熊子復所著通畧辯其誤

元祐諸公皆有日記凡榻前奏對語及朝廷政事所歷官簿一時人材賢否書之惟詳向於呂申公之後大虬家得曾文肅子宣日記數巨帙雖私家交際及嬰孩疾

病治療醫藥纖悉毋遺時屬淮上用兵擾擾不暇録歸之後未見有此書

紹聖北郊齋宮告成卜日乘輿出觀宰執奏臣等願預一官翊日從駕幸北郊儀衛兵仗如金明凌晨微風霾即開霽進食召兩府親王入受福殿既升殿上由東朶殿步過東西廡行自西朶殿還御座宰臣以下從行降殿召賜茶又賜香藥小團茶衛士以下皆賜花晚召宰執從官賜茶於明禋殿退升輦還内北郊齋宮即會聖

園為之殿門與殿皆曰明禋明禋之後乃受福殿受福殿凡九間東西兩朶殿各三間又兩挾屋三間旁各有兩閤東曰司衣曰司舄西曰司寢曰司仗後有坤珍殿嬪御在焉坤珍後又有水殿池沼園囿皆臣寮所不到也其西又有觀穀殿曰登成後又有更衣殿有便門連齋後一日宰執奏事因言北郊特恩宣召獲與榮觀上笑曰殿宇亦別無華飾上又云外議謂使了多少金薄也故事郊宮無屋旋施幄帟風雨不除上命繕營章惇

以為齋宮金碧相照非所以事天地也上曰三歲一郊次舍費緡帛三十餘萬又倍之易以屋宇所省多矣且齋明以事天地而為浮侈朕豈不知之宮近在城外耳目所接何嘗有此於是臨幸引惇遍視上曰有金碧之飾乎惇慙謝

徽宗在潛邸密使人持誕生年月俾術人陳彥論之彥一見問誰使若來再三詰之乃告以實彥曰覆大王彥只今閉鋪六十日內望富貴後以隨龍官至節鉞其驗

如此都人目曰賣卦陳時又見郭天信者亦以術顯靖康之禍其有以炎正中否之兆告上者乎時識者皆知必致銅駝荆棘不謂如是之速如是之酷

一說云端邸聞相國寺陳彥明數學談禄命如神令人持生年密問之彥乃屏人告以大横之兆且云事應在兩月後至期果驗初欲官以京秩繼乃補西班積官至節鉞政和全盛時或云彥嘗以運數中微密告于上徽宗為作石記埋宣和殿下又云彥亦有兄為辟廱士前

後二說不同乃併書之

東坡上元詩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壁月掛采龍珠星照觚稜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牙旗穿夜布鐵馬響春氷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亦復舉膏火松間見層層散策桃榔林林踈月髽鬠使君置酒罷簫鼓轉松陵狂生求索酒一舉輒數升浩歌出門去我亦歸蕃騰

王初寮履道象州上元詩二年白玉堂揮翰供帖子風生起草臺墨照澄心紙三年文昌省拜賜近天咫紅蓼

胠御盤金幡梟宮藥晚為日南客環堵隱烏几朝來聞擊鼓王牛出城市幽懷不自閒欲逐春事起安得五畝園種蔬引江水二篇之詩先後而作何語意切類如此

煇在蕃江於初寮孫稷處得公自監大名倉洎被遇登兩地建節帥燕遺文未板行者如賡謨殿曲宴及賞橘律詩各百韻鋪張太平盛事皆在焉亦嘗見立春詩墨蹟於洪成季尚書家

初寮進曲宴詩序云臣比蒙聖恩召赴禁殿曲宴其日

垂拱奏事退俟于膚謨外次花巾絲履進自東序促武
再拜陛即坐席女樂數千陳于殿廷南端袍帶鮮澤行
綴嚴整酒行歌起音節清亮樂作舞入聲度閑美俱出
于禁坊法部之右於時臘雪新霽風日妍暖已作春意
御榻之前有寶檻植千葉桃花陛下指示羣臣曰杪冬
隆寒花已盛開於是皆頓首曰陛下神聖能回造化草
木實被生成之賜乃先時呈瑞以悅聖情日既中仄甫
畢初筵有旨許登景龍樓由穆清廡外閣道以升東望

艮嶽松竹蒼然南視琳宮雲煙絢爛其北則清江長橋宛若物外都人百萬遨樂樓下歡聲四起尤足以見太平豐盛之象羣臣頌嘆久之既夕復詔觀燈于穆清遂侍宴于平成萬炬層出彌望不極如星掛空而光彩動搖於雲海濤波之上戶牖屏柱茶床燎爐皆五色琉璃綴以夜光火齊照耀璀璨縱觀環繞則又覩合宮蕭臺崇樓傑閣森羅布護羣臣心目震駭莫有能測其機緘制作之妙已而陪從天步至會寧殿瓊鋪珠箔合沓炳

煥其所陳則虞敦夏鼎商盤紀甗訖文夔首雲雷科斗真若邃古三代之物陛下既御黼坐親取寶器酌酒臨勸命宮嬪奏細樂于前玉食嘉果南珍海錯手自分賜載笑雍容無間羣臣飲德莫不沾醉夜分乃散歸路觀者如堵他日稱謝陛下申諭一二輔臣俾作詩以紀而臣安中預焉臣猥以凡材蒙陛下親擢備位政府曾未閱月有此非常之遇形容頌述雖無詔音猶當自效惟是鈞天帝所昔人夢寐或有形開而悟想像莫及而

臣今者身歷邊嚴目擊奇勝顧嘗以文字誤被聖奬且面命之其榮至矣後尚有二十餘字常詞也書之以見國家閒暇湛露惠慈之盛賞橘之序亦若是焉曾端伯得於李漢老之子曲宴詩乃其父所作劉季高云乃王履道也曾亦疑焉以此序考之何疑之有

隆興改元夏符離之役王師入城點府庫有金一千二百兩銀二萬兩絹一萬二千匹錢二萬五千貫米豆共六萬餘石布袋十七萬條見符離記

外國表章類不應律令必先經有司點視方許進御寶元間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唵厮囉番中不識稱朝廷但言趙家天子及東君趙家阿舅蓋吐蕃與唐通姻故稱阿舅至今不改改和間從于闐求大玉表至示譯者方為答詔其表有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西方五百里國五百國內條貫主黑汗王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只為難得似你底尺寸自家

已令人兩河尋訪纔得似你底便奉上也元豐四年于闐國上表稱于闐國僂儸大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云云如此等語恐藩服自有格式

政和三四年間府畿汝蔡之間所出瑪瑙尚方因多作寶帶器玩之屬至宣和以後御府所藏往往變而為石成白骨色悉為棄物民間有得之者竟莫測所以特紀異爾

紹興間張扶少持縣右正言除太常卿翌日宰執奏太常卿班高故事不除改國子祭酒時祭酒虛位亦久前騶接呼赴監供職學前居民驚懼曰官來捕私酒傳以為笑元豐改官制諫議大夫換太中大夫前呵曰太中來都人駭避曰大蟲來則知前已有此說

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唐處士張皐云是為養生之要范忠宣公親族間子弟有請教於公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是篤修身之要皆可

銘於座右

煇僦居毗陵屋後臨河地無尺許俾僕治籬方埋柱去浮土見成貫小錢止露四鐶于外僕亟手之僅得十三餘隨縮入地僕復運鋤了無一物信知无妄之財不容輒取十三錢實于佛室尋失所在昔洛中第宅求售評直外復索掘屋錢蓋其下多有宿藏張文孝右丞買宅既償其貲復隨所索與之迨入宅掘地得一石匣刻鏤甚工巧中有黃金數百兩正酬售屋之直

曾祖侍紹聖經筵至政和五年以右文殿修撰知桂州時歸明人觀察使黃璘措置廣西邊事招徠大理國進奉朝廷疑之下本路帥臣究實曾祖抗章言偽冒忤蔡京意乃落職宮祠宣和改元事白黃璘得罪御筆周穜首言其偽責命改正與理元斷月日紹興三年宰執進呈廣西宣諭明橐奏大理國進奉及賣馬事高宗曰遐方異域何由得實彼云進奉實利於貿販進奉可勿許令賣馬可也宰臣奏異時廣西奏大理入貢事可為

鑒當日言者深指其妄黃璘以是獲罪蓋謂是也當亦載於國史

右正言鄒公浩因言事貶謫蔡卞奏乞治浩親舊送別之罪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置獄諫議龔公夬云周其與方天若私論鄒浩事其以為難天若非之遂以語蔡京京遽以聞由是其等得罪自爾附會之人肆為攻訐立起汙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為之也蓋其與京始善而終睽故京私欲報之龔之諫疏大畧如

此以是知曾祖忤京大理事特其一耳故當京卞用事日一斥不復而終外補云

南渡後有司降樣下外郡置御爐炭胡桃紋鶻鴣色者若干斤知婺州王居正論奏高宗曰朕平居衣服飲食且不擇美惡隆冬附火止取温暖豈問炭之紋色也詔罷之宣和間宗室園爐次索炭既至訶斥左右去炭色紅今黑非是蓋常供熟火也以此類推之豈識世事艱難

錢唐江邊土惡不能隄錢氏以薪為之水至即潰皇祐中工部郎中張夏出使置捍江兵五指揮專採石增修衆賴以安邦人為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寧江侯有功於民則祀之吳兒奉嘗其有替乎

又一說以竹籠石丁晉公主之易以薪土陳文惠公之議丁黜其說徙公他官而籠石為隄歲功不成民力大困卒用公議隄乃立文惠在滑州亦嘗築長隄以禦決河人德之號陳公隄

煇嘗過庭聞祖父奉直得於陸農卿左丞歐陽文忠公有一記事册子親題丙午年不入蜀則入吳後見洪成季文憲公之孫言文憲嘗問邵澤民康節知數公所聞如何曰無他語臨終但云丁未歲子孫可入蜀然建炎初吳地亦不免被兵獨西蜀全盛汔今為東南屏蔽益信斯言康節先天之數世可希萬一耶

春秋傳曰秦晉二國繼世通婚所娶之女非舅即姑故曰舅姑白虎通曰尊之如父非父舅也恭之如母非母

姑也廣川王去疾幸姬陶望卿歌曰背尊章嫖以忍尊章猶言舅姑也見前漢書

即潛出張平子思玄賦尉厖眉而即潛兮逮三葉而遇武紹興間某自即遷卿久次以啟投秦丞相有即久潛於省闥卿尚少於朝班之句秦雖極稱賞竟不克入從

貧人富人並為客受賜于主人富人不慙貧人常愧者富人有以效之貧人無以復也以此論之自昔交際之禮亦貴夫往返見王充論衡

林文節子中以啟賀東坡入翰苑曰父子以文章名世蓋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其褒美如此後章坡責惠州告詞云勑具位軾元豐間有司奏軾罪惡甚衆論法當死先皇帝赦而不誅於軾恩德厚矣朕初即位政出權臣引軾兄弟以為已助自謂得計罔有悛心忘國大恩敢肆怨誹若譏朕過失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誣詆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以至交通閹

寺矜詫倖恩市井不為搢紳共恥尚屈彝典止從降黜今言者謂某指斥宗廟罪大罰輕國有常刑朕非可赦宥爾萬死竄之遠方雖軾辯足以飾非言足以惑衆自絶君親又將奚愬保爾餘息毋重後悔可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極於醜詆如此坡初擢右史白宰相謂林同在館年且長除不當先林乃繼除記注後又為杭州交承有三帖論開河賑荒浚東倉司石刻在焉顯仁上仙遣使告哀北虜并致遺留禮物金器二千兩

銀器二萬兩銀絲合十面各實以玻璃玉器香藥青紅撚金錦二百匹玉笛二管玉觱篥二管玉簫一攢象牙拍板一串象牙笙一攢縷金琵琶一副縷金龜筒嵇琴一副象牙二十株時宗樞持節以往次燕之二日中貴人至館密餉金澗酒二尊銀魚牛魚各一盤尊盤皆金琖器併令留之伴使致詞竦賀館人以手加額上謂前此未有為特禮也

宣和五年既從金人乞盟之請明年遣祕書省校書郎

衛膚敏假給事中往賀金主生辰竣事而旋常賮外別贈使介各一玉錢金主即宴坐起離席躬奉之左右傳觀皆驚愕太息錢之製如今之大者其文皆藩書不可識不知為何禮重如此時敵已萌寒盟開兵端豈虞我或覘其國故外示厚禮俾叵測歟錢今藏衛氏

監司郡守歲薦所部吏關陞磨勘朝廷視為常式第付銓曹施行初不加省閒有特薦者未即召對及有陞擢則降審察之命所謂審察者審其人才察其行誼施於

其職可也若山林隱遯之士當路或以名聞其肯冒昧而來待人進退乎紹興三年徐東湖以遺逸薦蘇後湖詔俾赴中書審察蘇力辭乃得請蘇既辭審察之命乃降以禮遣赴行在引見上殿指揮卒辭之

後湖公隱居求志高蹈一世紹興初屢徵不起僕輩見使者咨至竊相語曰官中須要秀才正身出頭

強淵明帥長安來辭蔡京京曰公至彼且喫冷茶蓋謂長安籍妓步武小行遲所度茶必冷也初不曉所以後

叩習彼風物者方知之又文勛除福建漕陛對翌日上問輔臣記得有藝蓋記其工篆學也章申國對云會舞旋上遽云如此豈可使一路遂罷冷茶舞旋皆非國論所宜及頃得一小說書王黼奉勑撰明節和文貴妃墓志云妃齒瑩潔如水晶緣常餌絳丹而然又云六宮稱之曰韻蓋時以婦人有標致者為韻輝曾以此說叩於宣和故老答曰雖當時語言文字間或失持擇恐不應直致是褻黷然韻字蓋亦有說宣和間衣著曰韻繡果

實曰韻梅詞曲曰韻令乃梁師成為鄆邸倡為此識時趙野春帖子亦有複道密通蕃衍宅諸王誰似鄆王賢亦迎合之意也

正至交賀多不親往有一士令人持馬銜每至一門撼數聲而留刺字以表到有知其誣者出視之僕云適已脫籠矣呂滎陽公言送門狀習以成風既勞于作僞且踈拙露見為可笑司馬温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為也脫籠亦為京都虚詐閃賺之謗語

宣和間鈞天樂部焦德者以詣諧被遇時借以諷諫一日從幸禁苑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乃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在塗之遠已至上林則已焦矣上大笑亦猶鍬澆焦燒四字之戲掘以鍬水以澆既而焦焦而燒也其後毀艮岳任百姓取花木以充薪亦其識也

蔡京罷政賜鄰地以為西園毀民屋數百間一日京在園中顧焦德曰西園與東園景致如何德曰太師公相

東園嘉木繁陰望之如雲西園人民起離泪下如雨可謂東園如雲西園如雨也語聞抵罪或云一伶人何敢面詆公相之非特同輩以飛語嫁其禍云

正郎初遇郊止得蔭子不及他親法也元祐中黃魯直應仕子特請于朝捨子而先姪後遂為例東坡薦黃自代之詞瑰琦之文妙絶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今士夫當郊該蔭補而累奏其子者有之

清波雜志卷六